

郭志刚 编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读



中学生课外阅读丛书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读

(1919—1978)

郭志刚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读

郭志刚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9\frac{1}{2}$ 字数: 416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

书号: 10088·672 定价: 1.56元

出版说明

为了配合提高中学教学质量，扩大中学生的知识领域，满足广大中学生课外阅读的需要，以适应全党、全国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新形势，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中学生课外阅读丛书。丛书的范围，包括数、理、化、文、史、地等中学阶段设置的基础学科；丛书的内容，以中学教材为基础，适当增添部分必要的基础知识。这套丛书主要供在校的中学生阅读，也适合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其他青年阅读。

山西人民出版社

序

这本书是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选编的，共选了五四以来的三十位作家的三十篇作品，其中，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占二十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占十篇。选编者的意思是，尽可能地把自鲁迅开始的、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作家的代表作品介绍给读者，使读者不仅对这些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及其思想意义有所认识，而且也能从艺术上了解这些作品的特色和价值，从中学到一点技巧和知识。但是，限于本书的篇幅和编选者的水平，究竟能否达到这个要求，实在并无把握。因此，诚恳地希望能够读到这本书的同志给予批评和指正。

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中，短篇小说是一个成绩显著的部门。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曾经在这个园地进行了最早的开拓工作，他于1918年5月用白话文发表的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及随后发表的《孔乙己》、《药》等，为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整个新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那遵从先驱者的“将令”、坚持“为人生”而创作的正确态度，他的严谨、博大而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反映在他作品中的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影响和启迪了整整一代作者，直到今天仍是我们进行创作的楷模。与鲁迅同时代的茅盾、叶圣陶等老一辈作家，除了他们的长篇之外，也在短篇小说方面有着高深的

艺术造诣，并通过办杂志和开展文艺批评奖掖后学，培育和提拔了不少青年作者。他们在发展我国短篇小说方面的辛勤劳作，后人是不会忘记的。

这三十篇作品，当然只是我国五四以来短篇小说的一个极小的部分。但即令如此，仍然不难从中看出时代发展的某些眉目，以及我国现代短篇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逐步成长的现实主义道路。我们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应该看到产生它们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这样，我们就可以公平地说，这些在各个不同时期作出了贡献的作家，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当时的生活做出了真实的反映，通过各种不同的艺术处理和艺术形象表达了自己的深刻见解。这些作家是敏感的，他们在同时代人中，往往最先觉察出问题和最先表明自己的主张，因此，他们常常是自己那个时代读者和群众的代言人。一般地说，他们称得上是时代的先进分子。这样看问题是合乎历史主义的要求的，同时，这也可以促使我们在前人面前变得较为虚心，从而更加充分地学习到他们作品中的精华和长处。自然，由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而且每个作者的地位、环境和教养等等也不尽相同，这样，也就难免有他们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局限，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注意的，否则，学习就变成了盲从。这样的看法，不仅适用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作家，不仅适用于前人，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因为时代总是发展的、前进的，正如用今天的观点去看待过去的作品常常会发现许多不足一样，将来再看今天的作品，也会发现许多不足的，适合于一切时代、一切时期的尽善尽美的艺术是不存在的。一切作家的作品，都将在历史的发展中受到读者的检验，我们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些

作家的作品，才能对之做出恰如其分的科学评价。

本书在介绍作家生平部分的时候，曾参考了徐州师范学院等院校编印的作家传略，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郭志刚

1979年9月

目 录

伤逝·····	鲁 迅 (1)
潘先生在难中·····	叶圣陶 (25)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 (47)
斯人独憔悴·····	冰 心 (64)
沉船·····	王统照 (75)
黄金·····	鲁 彦 (93)
铁鱼的鳃·····	许地山 (113)
春蚕·····	茅 盾 (130)
丰收·····	叶 紫 (158)
为奴隶的母亲·····	柔 石 (207)
桥·····	萧 红 (234)
爱的十字架·····	巴 金 (250)
上任·····	老 舍 (263)
华威先生·····	张天翼 (284)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 (294)
石青嫂子·····	艾 芜 (313)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337)
荷花淀·····	孙 犁 (356)
我的两家房东·····	康 濯 (367)

无敌三勇士·····	刘白羽 (391)
黎明的河边·····	峻 青 (406)
党费·····	王愿坚 (443)
山那面人家·····	周立波 (457)
延安人·····	杜鹏程 (468)
新结识的伙伴·····	王汶石 (491)
百合花·····	茹志鹃 (508)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 (521)
耕云记·····	李 准 (541)
旅伴·····	玛拉沁夫 (577)
班主任·····	刘心武 (587)

伤 逝

——涓生的手记

鲁 迅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①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象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②的儿子，我憎恶那太象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③，谈泰戈尔④，谈雪莱⑤……。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

知那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帖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胡，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怍，但

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象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见，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我的心平静下去了，但又有别一部分和身体一同忙碌起来。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

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辞拒绝，小半是我们以为不相宜。起先我们选择得很苛酷，——也非苛酷，因为看去大抵不象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后来，便只要他们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主人是一个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厢房。他只有夫人和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雇一个乡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极其安闲幽静的。

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然而这倒很清静。每日办公散后，虽然已近黄昏，车夫又一定走得这样慢，但究竟还有二人相对的时候。我们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泼起来。但她并不爱花，我在庙会⑥时买来

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然而她爱动物，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不一月，我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鸡，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但她们却认识鸡的相貌，各知道那一只是自家的。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作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名字。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

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

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①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我们常说，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工。

这就使我也一样地不快活，傍晚回来，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听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②，煮饭，蒸馒头。我的学

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

但我的食品却比在会馆里时好得多了。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

我所豫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①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灯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

奉

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到局办事

秘书处启 十月九号

这在会馆里时，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到现在才发生效验，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抄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但我的心却跳跃着。

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她说。

她的话没有说完；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的；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我们先是默默地相视，逐渐商量起来，终于决定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一面写信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说明我目下的遭遇，请他收用我的译本，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

“说做，就做罢！来开一条新的路！”

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过那黯淡的灯来。我先拟广告；其次是选定可译的书，迁移以来未曾翻阅过，每本的头上都满漫着灰尘了；最后才写信。

我很费踌躇，不知道怎样措辞好，当停笔凝思的时候，转眼去一瞥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但也并不是今夜才开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缭乱，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在眼前一闪，刚刚想定睛凝视，却又看见了昏暗的灯光。

许久之后，信也写成了，是一封颇长的信；很觉得疲劳，仿佛近来自己也较为怯弱了。于是我们决定，广告和发信，就在明日一同实行。大家不约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无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坚忍倔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